



两番红尘



西门砍砍 著

一段情，三个人，谁又做了谁的影子？
我说要忘记，可我的心没答应。

雨 后 红 土

西门砍砍◎著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番红尘 / 西门砍砍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222-07337-1

I. ①两…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6691号

两番红尘

西门砍砍◎著

策 划: 英特颂 / 陆煥峰

责任编辑: 吴 虹 钱 勇

特约编辑: 张丽川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70mm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50千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7337-1
定价	25.00元

经销电话: 021-56550055

目 录

CONTENTS

· 上 篇 ·

- 1 你果真是个骗子 / 001
- 2 这回是我连累你了 / 007
- 3 你的名字真好 / 012
- 4 我觉得这不是笑话 / 019
- 5 你看到什么 / 026
- 6 你这病不打紧吧 / 032
- 7 这个你拿去吧 / 037
- 8 我等你 / 043
- 9 可你还是来了 / 049
- 10 这个你收回去吧 / 053
- 11 原来我爱你，是水到渠成的事 / 059
- 12 别这样，算我求你 / 067
- 13 我不怕你不爱我 / 072
- 14 忘情湖 / 079
- 15 抓住我 / 085
- 16 莫落得如我这般 / 091
- 17 你不日大婚 / 097
- 18 我们分手吧 / 102
- 19 你便留在我这吧 / 107

· 下 篇 ·

- 20 我不要旁人 / 117
- 21 那真是难为你了 / 125
- 22 我有的不多 / 130
- 23 我不要同情 / 137
- 24 看我的面子算了 / 144
- 25 我爱你 / 150
- 26 江湖范鑫舟 / 156
- 27 可我的心没答应 / 163
- 28 我来 / 169
- 29 你心里忘不了的是谁 / 176
- 30 你有没有爱过我 / 182
- 31 我爱你 / 187
- 32 杏林堂 / 193
- 33 你们果然般配 / 199
- 34 纵然愿无违 / 206
- 35 迟到的答案 / 210
- 36 爱情，无关结局 / 216
- 37 逼宫 / 220
- 38 情长计短 / 227
- 39 心系何处 / 233
- 40 生死与共 / 239

1 你果真是个骗子

宣国镇西将军府邸的后门临着一条颇幽深的巷子，平日鲜少有人来往。近日里却透出些不寻常来，巷口过往的行人莫不驻足于那时不时传来的喧哗声。

好事者往里探个究竟，大多是掩鼻蹙眉地腻味而回。原来，这本不宽敞的巷子内竟聚集着几十个乞丐，肆无忌惮的粗言秽语伴着浓烈的腥臭味将好好的一个将府后巷变成了藏污纳垢的末流之地。

将军府的丫鬟巧鹃和二管家忠德，此时就无可奈何地看着后巷的这番景象。

半晌前两人刚刚迈出后门门槛，就被一拥而上的乞丐们团团围住。巧鹃一手执了丝帕掩鼻，另一手从忠德提着的硕大食盒内取出吃食，一一分发给众人。

“恩人真是越发小气了，前几日不是还有肉丸子吗？”

“可不是，偌大的将军府行善，打发几个馒头，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要积德也要下本钱啊，这么个积法要积到几辈子去哟，哈哈……”

一个月前，将军府的小少爷染上了风寒，病情甚为严重。皇城有名的大夫都被挨个儿请进了将军府，然而好方好药用尽，小少爷的病却未有一丝好转。最后，连宫中请来的老太医，也只摇头叹息：“回天乏术，就这么几日了。”

将军夫人肝肠寸断，急得没了章法，自此日日差了下人在后巷舍饭，好为儿子积德祈福。皇城的乞丐们听到消息后纷纷寻了来，不几日就将将府后巷围了个水泄不通。其中不乏些不识好歹的，领了吃食后挑三拣四起来。

听了奚落声，巧鹃和忠德的脸越绷越紧，却恁地能忍，一味埋头于手中的活计。

“我有法子救小少爷。”一只瘦得鸡爪似的手，抓住巧鹃递过的馒头，道出这句话来。

巧鹃一把攥住这只手，低头瞧，才发现说话的只是个年幼的乞丐。小乞丐瞪圆了双眼仰望着她，啃了几口馒头后指向了身后：“我只是替他传句话。”

巧鹃随指望去，就见一个手执“占卜打卦，相面看病”招牌的江湖郎中拨开了人群。郎中缓缓上前，开合的鞋面迎在春风中，踏出了百转千回的韵律。而恰在这时，伴着几声呼号，将军府内蓦然传出了杂乱的声响。

巧鹃、忠德两厢一望，面色发白，惶恐起来。

忠德搁下食盒，扯着巧鹃径直往府内奔去。刚跨过门槛，巧鹃却将步子生生止住，须臾后回首，眼神凄向江湖郎中：“你快随我来。”

将军府内，巧鹃、忠德大步流星地在前领路，郎中携着小乞丐跟在了后头。

郎中捋须执牌，走得不紧不慢。穿过后花园时，掬了笑对小乞丐

赞道：“四色变而成百色，百般颜色百般香。四月牡丹，的确是曼妙得紧啊。”

小乞丐环顾四周，诺诺接话：“这家小少爷怕撑不到你赏好花的时辰了。”

郎中抚着招牌怅然道：“生死有命，由不得我啊。”

小乞丐压低声，小心翼翼地问：“不是说有法子救吗？”

“我这不正在想法子吗？”郎中的尖嘴朝两头一斜，无耻地笑了起来。

“你果真是个骗子。”小乞丐垂头恨道。

花正百日好，将军府某院的好景却美得萎颤了些。云头撒欢儿经过，莫不在那花丛中愁上了一愁。郎中被巧鹃领进了此院某厢，小乞丐随着忠德候在了厢外头。

小乞丐佝身坐于檐下阶上，执了根枯枝在地上乱划，间隙对着身后僵立的忠德惶惶顾盼了数十多回。大半个时辰挨过，那厢屋内愣是未有星片儿的动静。小乞丐低头划，回头盼，消停的片刻蹙眉思考，想了许久后吁了一口气出来。

且就在这吁气的当口，房门兀地“吱呀”了一声。小乞丐颤颤地回头，睨着了巧鹃眼中的水汪。“少爷……”巧鹃哽咽了。

小乞丐哆嗦着。

巧鹃渐渐哽出了喜色：“少爷……醒了，夫人唤你进去呢。”

小乞丐愣了忽会儿，扔下手中枯枝，尾着巧鹃、忠德进了屋。

外屋堂上他胡乱行了礼，讷讷瞻着方额头田字脸，正余泣不止的将军夫人。

情绪稳定后，夫人开始询话：“你叫什么？多大了？”想是久哭的缘故，其声嘶哑，语气却甚柔和。

“蓝若。十二了。”小乞丐考虑后答道。

“真是女娃儿？”左右打量多时，夫人不确定地问。

小乞丐坚定地地点头。

“蓝若，我儿是有福的人，能遇到你和先生。”将军夫人停下抹泪，抹完复盈眶，“大恩不言谢，我心里头都记得。”夫人站起身：

“你和先生先歇着吧。”话毕，对着郎中和蓝若福了福。夫人身体随之略晃了一下，巧鹃忙将其扶住，搀入了内堂。

郎中默坐一旁，鼠目半阖，周身上下不间断地左右前后小幅度摇摆。

此般形容，自蓝若进屋郎中已然端出，夫人离去许久后犹在秉持。蓝若使了数回眼神无果，逐在其苦心营造的氛围中颓了下来。

忠德约或是忍不得了，一咳：“请先生和姑娘随我去偏厅吧。”

梳洗一番后，蓝若现了清爽模样，郎中负手站立的背影亦透出了高人的模样。除了片刻后其荡了百八十度转过的笑脸，仍是一如既往的浪荡。

蓝若灿灿移目，随着郎中在满桌吃食前坐下，一同狼吞虎咽了起来。小半个时辰过后，郎中似想到了什么，转过头与蓝若说话。

“你让我留下？莫不是将我卖了吧？”蓝若说完，惶惶滞了筷子。

“好心……当……当驴肝肺，好……好歹……你也救过我，替你……找……找份好差总比……比当个花子强吧？”郎中嚼着吃食，答得甚含糊。

蓝若斜斜觑其一目，夹起片鲑鱼递入口中。

“我是高人，我还把那小娃医好了不是？”郎中撂下筷子，很愤怒，“你还信不过我？”旋又感叹，“唉，这鸭子真不错。”

蓝若叹了口气：“我只是想回去，你晓得的。”声音遂默入鸭肉之

中。

郎中笑得意味深长：“好说，好说，十年后，大宣皇宫杏花树下，包你如愿。”

第二日清晨，尘烟滚滚中蓝若张大了嘴，郎中大袖挥将间未待她出声已带着夫人赠的包裹、马车没了踪影。一句山高水长，后期有期被呛在口中，尘没完没了地落着，蓝若呛了半晌后合上嘴，悻悻回房继续睡了。

这一睡便让她梦到了一月前的情景。

梦境片头大红大绿。凤姐、芙蓉的脸交相嵌在绝色中。飓风蹚过，撩起她们的发，两人在飞扬的乱丝后泪流满面：“要红。”

红变多，盖过绿，成了圆。蓝若分析了一下：红灯。

梦开始有逻辑，大马路上车灯两闪，刹车一响，声光演绎时，伴着的还有那人叫的一声“蓝若”。

正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蓝若没来由地被人踢了一脚。一位大姐冲出破庙前回首：“睡了两宿还睡，想睡死啊。”蓝若直直挺起，大姐惊退了一步：“别说我没关照你，今个儿崔大善人舍粥。”就算是在梦中，蓝若也再度清晰感受到了当时在心中对自己如泉涌的敬佩，她立马问络腮：“我的碗呢？”

此后据蓝若调查，宣国开国三百余年，前头是觅朝、叙朝、臬朝……七八九个朝前赴后继下来没有一个是她认识的。小学班主任的话应验了：不好好读书，长大是要讨饭的。

但这副身子还未长大。破庙的同僚告诉蓝若，她是前日才到此处，讨了一日饭后开始昏睡，由于睡前没和众人交流，身世什么的无人知晓。同僚答完话疑惑地盯着蓝若，蓝若垂头一咬牙：“我失忆了。”

小身体的原主没长大就背负起加注在蓝若身上的诅咒，蓝若很惶恐，决定勤勉为丐。在丐帮组织驻宣国皇城城东八大街四胡同大湖庙分部强大的关系网及消息渠道的帮助下，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但她万万不敢松懈，因为大学老师说过：“社会节奏发展很快，你们再懒下去，以后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一个馒头几文钱的踏实度日，蓝若略安了些心。直到两周前连日大雨，瞧着了庙口奄奄一息的江湖郎中。她费力地将郎中拖入庙中，舍了几个包子一碗雨水将厮救活了。

郎中昏昏沉沉时曾望了她一眼：“妖孽！”

这话生生地将蓝若的泪逼了出来，热泪感激太阳系所有兄弟星球们的念叨。

郎中清醒后却绝口不提此话，除了小部分时间跟着蓝若讨饭吃，每天主要在庙里介绍自己的神通。

某日，蓝若讨得一壶劣酒。

绕着破庙的边边角角数到二百五十整时，蓝若随意地经过郎中身旁：“若我要回去，可有法子？”

郎中喝得通面绯红，隔了隔：“好说，好说，来日方长。”

蓝若眼中熊熊的盼火刹那熄灭。

但在梦里面，答案成了：“好说，好说，十年后，大宣皇宫杏花树下包你如愿。”

十年后，大宣皇宫杏花树下包你如愿。

2 这回是我连累你了

将军府里头的人都知道，小少爷这回能从鬼门关里转悠出来，多亏了巧鹃引荐的一个小乞丐和江湖郎中。

话是从小少爷病榻前伺候的下人们口里传出的。

据说那会儿，小少爷进气多，出气少，离断气就差那么一丁点儿的时候，厢门打开了。众人蓦然回首：迷离光晕中郎中从巧鹃身后踏烟而出。

郎中一言不发地把脉，在榻前坐了很久。当时所有人都很紧张，夫人的手紧紧掐着巧鹃的胳膊，巧鹃的两个大脚趾决绝地抵向地面，空气中弥漫的是一种花开荼蘼的极致张力。突然，小少爷轻咳了一声，然后断断续续地咳，最后连绵不绝地咳。郎中就在那时突得跳起，食指直抵少爷眉心，一声大喝。

少爷醒了。郎中得到了所有人的敬仰。

沾着众人膜拜郎中的光，郎中走后，蓝若在府中谋得了个很体面的职位：小少爷的贴身丫鬟。

小少爷聂子绎，其父是宣国战绩赫赫的镇西大将军聂远，其母是宣宫殉妃娘娘的亲姐姐蹈西。身份尊贵的两人成婚多年，膝下只得子

绎这么个独苗。可想而知，十二岁年纪的小少爷自然是被宠上了天，骄纵得很。蓝若初时未察觉，后来随着子绎渐渐康复，其无法无天的性子便显了出来。

约或是年岁相仿之故，子绎很快接受了这个横空出世的丫鬟，甚至有些提点的意思。做那些鸡鸣狗盗之事时子绎必然要拖着蓝若。蓝若敬业，少爷上树掏鸟蛋，她就在树下守着，一来把风，二来垫背。少爷撞破了花瓶，她就在旁献些嫁祸的策子。

府里人着了他们的道后往往一笑了之。

但夫人心心念念要将儿子教成博古通今、文武双成的俊杰，想法自然是与众不同。若撞见子绎胡为，定是要责罚的。

这一责罚就责罚到了蓝若头上。

话说今日课上，子绎精工细作，将夫子平日里念的书本子内页换成了忠德枕头下写尽男女之事的坊间小说。夫子摇头晃脑地念了多时，蓦地一张老脸愈来愈红。巧巧被正经过的夫人听见，探明了究竟后，夫人罚子绎禁食一日，外加在宗祠长跪。不过鉴于其大病初愈，便由不知进忠言的下人，也就是蓝若代受，以儆效尤。

当晚，蓝若就跪在宗祠的地上，边抠砖缝边想心事，想了不多时，倏被一声声响打断。蓝若凑近端详那从天而降的包裹，宗祠窗外同时飘入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这回是我连累你了。”小少爷子绎的声音叹后响起。

蓝若怔了怔，打开包裹，捞起鸡腿，啃道：“是我未先探得夫人的行踪。”

“嗯，下回得注意了，末节万万马虎不得。须知千丈之堤，溃于蚁穴。”

“诚然如此。外头风声紧，少爷万事小心。”

“本爷自然知道，明日那二顺的老婆本还顺不顺？”

“顺，劫贫济富，义不容辞。”

“说得好，爷睡了……邱嬷嬷盯得甚紧。你保重。”

“……”

“怎么了？”

“有水……没有？我噎……着了……”

“你……你……等会儿啊。”

……

蓝若在现代，比此时此地时大十多岁，属于外在和内在反差比较大的那种人。不熟悉的人说她文雅，熟悉的人都了解她对美人的鼻屎、诗人的脚气等诸如此类问题地探讨之孜孜不倦的热情。

子绎的叛逆与蓝若的这一劣根臭味相投。两人厮混，一个在明里为非作歹，一个在暗里出谋划策，把个将军府整得鸡飞狗跳。只是在将军府府人的眼里，一个是目秀眉俊，英气逼人的翩翩小公子；一个是明眸朱唇，粉嘟嘟的小可人。看着两人天真烂漫的模样，众人苦头吃尽，竟犹对着青春，无怨无悔地感动着。

故此穿越的第一年，蓝若甚逍遥地度过，并对自己随遇而安的气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除了午夜梦回时，耳边总响起的那一声“蓝若”，将她生生惊醒。醒来后悠悠地望着陌生的幔帐，弄不清梦中是他还是她。

蓝若认为小少爷虽有些顽劣，人却是极聪明的。趁着不打瞌睡的间隙，也将夫子肚子里的墨水学了个十之七八，甚而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见解。

诸如夫子解说“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晋人吴隐之上任途中，经过一处泉水，名叫贪泉。据说，饮了此水人就会变得贪

心。吴隐之不信邪，就命人取水喝了，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大意是不存贪心的人喝了这水不会变贪。后来，吴隐之上任，果然是很清廉的。

子绎由中获得灵感，当晚写下了一篇小文，题为《德行的自我修养》。

主旨是说要做有德行的人必须具备好奇心、勇气和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只有身体力行不断尝试魅惑人心的事物才能获得圆满。蓝若作为第一个读者，看后严肃指出，标题奔放且忧郁才更有意境。子绎略一斟酌，大笔一挥改为《饥渴并生存着》，次日交与夫子。

夫子观后忧思日日加重。子绎和蓝若两人一分析，得出结论：子绎的造诣远远高出了夫子的才能，使其惶恐。

没过多久，夫子亦隐晦地向将军夫人表达了这个意思，请辞了。

夫人听后，很伤感。想着夫君常年在边关领兵，一家大小全都托付于她，自己若不能将宝贝儿子教得周正，便是辜负了夫君的深情。夫人痛定思痛毕，旋即上下打点一番，将子绎送进了宣国的第一教育机构：皇家御学堂。

御学堂治学严谨，学术氛围浓烈，子绎的日子过得甚为艰辛。好在皇子皇孙们中不乏些爱惹事的小主，和子绎磨得甚契合。因此，每日常下学之后，在学堂里苦苦压抑了半日的子绎便会伙同几个一样压抑的小皇子，聚到某处谋划些怎样将斯文侮辱再侮辱的事来。

子绎重情谊，每到此时，断不会让蓝若提着书盒甚的先行回府。于是皇城内时常有人望见一群上蹿下跳的皇小亲戚张扬过市，身后还跟着一个文雅的小丫鬟。

这段时日，在府外消磨掉了旺盛的精力，子绎回到府内自然安分了起来。

小半年后的某日，晚饭时，夫人问起子绎为何总放学得这么晚。

子绎就解释说学堂里同学们的课业都非常出色，令他萌发了极强的求知欲。课上若有丝缕的困惑，便是心如火焚、寝食难安。所以常常在课后向课业好的同学请教，然而这么一请教就耽搁了时间，还要请母亲原谅了。话说完，他稳重的站起，对着夫人做了一揖：“白日里还有些课业未得明了，孩儿先行回房参研了。”

夫人望着子绎离去的背影，大感欣慰。

夫人毕竟心疼儿子，欣慰之余，免不了为子绎上进的曲折揪心起来。揪了大半宿，直到想起了亲姐姐那个文韬武略的好儿子，一拍大腿，喜上心头。

这一喜，子绎的好日子就结束了。

3 你的名字真好

蓝若随着众人跪在地上，看着被夫人携了手的少年缓缓走入。少年着一袭白衣，更衬得目似朗星、面如冠玉。只可惜神色清冷、薄唇微抿。蓝若闲暇时曾翻过些相面的书，书上说嘴唇薄的人大多绝情刻薄，用在少年身上也不知是否妥帖。当晚她与子绎交流意见后最终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举止沉稳的少年宣子离是宣王的六子，年方十六。

子离三年前去了皇陵为母守孝，其母便是将军夫人蹈西的亲姐姐殉妃娘娘。夫人极怜惜这个年幼丧母的外甥，时时差人去皇陵送些衣食，照顾甚多。近日来算算三年将满，夫人便进宫向老皇太后禀告，将他接了回来小住。

夫人这么做有两层意思，一来，子离刚回皇城就住进原本的宫室免不了触景伤情；二来子绎好手心切，往后若有什么不甚明了之处便可随时请教这个学问极深的表哥。

夫人的这番打算，自是大大地违背了子绎的本意。此后日日一大早与子离同去学堂，下学后再一同回府。每每午饭过后势必于夫人殷切的目光中随子离往书房研习功课。外加子离少言寡语，除了说些学